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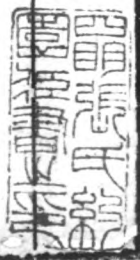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三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子微弱諸

越抑疆扶弱絕惡反之



人善取舍以達

人作楚臨沂開陽復之於

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疆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疆霸世之後威陵諸侯服疆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代疆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呂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莖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疆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

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

何病乎後人來

之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

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地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入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

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杜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

意外考引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
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見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
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備有所期明說者不專故刪定
復重以爲中外篇一作焉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越絕卷第一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
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
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
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
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
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
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
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則皆死是不智也死

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一作也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

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不渡爲不出將奈何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

行即覆船挾七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
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
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
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
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于胥遂行至吳徒
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
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
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
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
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

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
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
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
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
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
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
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于胥將卒六千
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
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
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

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遣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立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卷第一

越絕卷第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三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中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

與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閭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大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千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
里南達江

閭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

閭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
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
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

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爲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閭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
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墜出廟路以南通姑胥
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糜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徭城王周宋君戰於
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
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爲田塘去

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櫬溪橫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

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

之馬亭溪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闔

百姓去縣三十里

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

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

葬虞西山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畷者吳王田也去縣八

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欖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欖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

胥死民思祭之

祚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之鶴阜更

名祚碓

放山者在祚碓山南以取長之人一作祚碓山下故有鄉名

祚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

祚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麋湖相

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寬山大家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

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爲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爲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搖王冢也

烏程餘杭黝歛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

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

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恠去縣百五里

毋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

十卡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

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

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爲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
以奏吳北野胥主嚠曲阿故爲雲陽縣

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
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
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

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
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嚮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
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着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一作海於棠浦東江南爲方牆以利朝之水

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

子冢也去縣三十五里

白石公一作山故爲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爲白石

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辟屋以爲枕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

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

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

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

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

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雷高二丈九

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爲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閘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作云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爲貴人家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

年幽王徵春申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

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

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爲山陰也

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罌罌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

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疆

並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

皇滅之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

湛以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淞江秦始皇發會稽

適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王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荊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匠一作近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

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

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
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
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第二

越絕卷第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
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報
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
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
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
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

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

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蠓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特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可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

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懣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

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乎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疆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

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君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

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

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謂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湯獻牛荆之伯荆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

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
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

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脩脩一作循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

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

越人謂船爲須慮或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

矐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

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

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

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極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

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

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

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

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

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

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

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
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
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妲婦殘朝
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
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
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
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
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衆
秋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
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
成王大恐乃發金滕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
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
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
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
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瀆流沈
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
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
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
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夫邦既已備小邑
旣已保五穀旣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

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王明於時交察於道
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
須一有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
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
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
而萬里伏弩而乳郵頭而皇皇疆弩不穀發不能當旁軍
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
同時而戰獨獨一無字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
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夫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
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

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
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疆或怯不
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飢饉在
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
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疆得世之和
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
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
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
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
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

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
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一作宿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
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
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爲綱紀是
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
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
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
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
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
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

六歲一康凡廿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
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
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
較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
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矣人主利源流非必
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
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
兵疆而不衰矣群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
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
群臣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

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者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

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

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歛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糶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

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糶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染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䟽食故無曹辛貨之戶曰菓比䟽食無曹壬爲無貨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卜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

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親於吳天若棄之吳必
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
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
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
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
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
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脩士卒飾戰具

間也胥聞

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
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
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旣服爲臣

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飢吾與之食
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
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
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虫尚以詐相就而況
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
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
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晉蒲伏約一作辭服
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
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豕僻僻不忘鼠今越人
不忘吳矣齊聞之拂音勝勝則社稷同諛勝則社稷危胥先

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
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庶家遊於姑胥之臺矣
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
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成
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
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
其君何必翩翩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土
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澆嬰
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
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

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王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群臣
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
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踈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
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
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毋子以事相差毋以私
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
之親張戶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
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
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
果與粟申胥遜遜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

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日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誥之交逢同謂太宰誥曰子難入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誥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莩之言君王忘邦誥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誥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誥曰子勉事_{多一作}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誥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

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誥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曰胥對曰臣老矣耳無

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與
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
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
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
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
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
服純素不衲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
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
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戮刑是人不死必成
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

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
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鬚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
孫駱聞之且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且不
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
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
與群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圖
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
必有敢言之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
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

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
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于邦請
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
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
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
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
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
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
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
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取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

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大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
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
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
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
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
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
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
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
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
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
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

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
蓄色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
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
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
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
玉定之母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疆楚答平王墓久而
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
子胥曰止吾是干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飲於船中者子胥
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
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與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

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初壽吳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
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
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
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
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
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羸溢大與越爭彗越
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
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
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
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

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踈讒人之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五言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言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心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元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尤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寃猶

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

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

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

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

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為

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

夫一作夫

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

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

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

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詔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諫詔

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詔為

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
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
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
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
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齧口不得一言嚭知
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
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
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棠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
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

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穴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
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
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脩衣冠有頃而
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
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地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
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
無所聞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
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
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
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卷第六

越絕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銜女不

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質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

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銜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

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慘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

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
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
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
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
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
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
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
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
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
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

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
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天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
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
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
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
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
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
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
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
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

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
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爲君恐且夫救
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
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
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
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
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
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
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
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

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叔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
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
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來見越
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
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
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
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
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
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
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

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
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
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
者危也二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
遯逸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
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
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
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
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疆而不

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
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
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
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
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
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
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屠
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
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
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

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
乾嗑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
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
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
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
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
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
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
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
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疆以恣

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疆
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
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
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
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

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

身辱逃遁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
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
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

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遜逸出走棲于
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
脩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疆
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
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
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
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
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
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
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
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
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
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
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
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
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
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
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也

越絕卷第七

